

王重民原編
黃永武新編

敦煌古籍校錄新編

史部 二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王重民
黃永武
原編
新編

敦煌古籍敘錄新編

第六冊
史部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敦煌古籍敘錄新編

第六冊史部目次



帝王略論……………	一	附摹寫本……………	一七一
伯二六三六號……………	四	貞元十道錄……………	一七七
閩外春秋……………	二七	伯二五二二號……………	一八三
伯二五〇一號……………	二九	附鳴沙石室佚書影印本……………	一八六
附摹寫本……………	七三	附摹寫本……………	一八八
又伯二六六八號……………	一六	諸道山河地名要略……………	一九〇
貞觀氏族志……………	一四四	伯二五一號……………	一九二
北八四一八號(位字七十九號)……………	一四八	附摹寫本……………	二一五
南陽張延綬別傳……………	一五三	沙州都督府圖經……………	二三五
伯二五六八號……………	一五五	伯二〇〇五號……………	二三八
附鳴沙石室佚書影印本……………	一六一	附摹寫本……………	二九五

目次

又伯二六九五號……………三四七

帝王略論

虞世南撰 伯三六三六 敦煌祕籍留真新編影印本

此卷原題帝王論，前有序，已佚上半。卷一起三皇止秦二世，卷二起漢高祖，訖元帝，以下殘缺。於賢君惡主，均略述其事跡，碌碌無所表見者不及也。其大賢大惡，又贅以評論，以寓褒貶之意。凡記事均冠以“略曰”二字，凡評論皆於公子問語先生答語中暢發之，殆卽序中所謂“將爲子說治亂之迹，賢愚二貫”者耶？按藤原佐世見在書目雜史家，有帝王略論五卷，唐世南撰；唐書藝文志子部雜家，有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則見在書目唐字爲虞字之誤，而見陳書目並不載，則似五代以後，傳本漸稀。此殘卷有略有論，適與虞書命名之意合，且衡以卷第，東漢以後，尙應有書三卷，則卷數似亦相符，疑卽虞世南書也。又按玉海卷六十二引中興書目云：“貞觀間，太子中舍人虞世南承詔撰。起太昊，訖於隋。凡帝王事跡皆略記載，假公子答問以攷訂云。”攷唐書虞世南傳，世南遷太子中舍人在太宗即位之前，然則撰書蓋在秦府時，非“貞觀間”也。本傳又稱：“太宗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每論及古先帝王爲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蓋指此及以後事。是書文辭膚淺，誠爲爲初學而作；然若以此疑非出於虞氏手，虞氏固有兔園冊，頗行於時矣。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

敦煌本帝王論，余曾據唐志及見在書目定名爲帝王略論，疑爲虞世南作，但未有堅確之自信也。稿既發刊，東友神田喜一郎教授過余齋，談及東洋文庫近年購得虞世南帝王略論殘卷，存卷一、二、四三卷，爲鎌倉時代寫本，與此正是一書。顏白喜疑於西而驗於東，吾說可爲定讞矣。因歎著述之業，或盛行一時，或傳之永世，固視其絕對價值以爲衡，然亦有時尚之需要存焉。九經三史，萬世不刊，餘則百年之內，盛衰不同，不待易世，其跡可見也。西州莫高

窟，東國高山等寺爲東西對峙之兩大唐代圖書館，而見在書目則其公有目錄也。此問題至有趣，余將作論以明之。六月十四日

余既知日本有是書傳本，得確定爲虞世南作；開抽太平御覽引用書目（原稱經史圖書綱目），有虞世南公子先生論一條，疑必爲是書，則宋時似仍有傳本。但十卷之書，不知徵引在何卷內，又無暇翻檢，以比勘文字之異同，耿耿於心，未能或釋。嗣閱郡齋讀書志，其誌馬總通歷云：“粗述其君賢否，取虞世南略論，分系於末，以見義焉。”（困學紀聞卷十四亦稱“馬總通歷所載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略論。”）不禁雀躍而起，亟尋通歷不能得。更檢諸家藏書志，始知尙無刻本，僅有傳鈔，且前三卷已佚，自度海外無緣獲見也，又鬱鬱者久之。今日偶檢陸心源唐文拾遺卷十三，則通歷所引要略三十八事盡在焉。並別輯有趙蕤長短經所引九事，爲余所不及知，尤爲喜出望外。此殘卷止於卷二漢元帝，而通歷所引始於三國之末，則因前三卷已佚；此所存者適在通歷缺卷中，亦巧合矣。長短經所引九事，始於西漢文景，訖於東漢之末，當在原書卷二卷三中，趙蕤殆亦未見全書耶？

卷中“先生”字樣，長短經所引，均代以虞南二字，缺世字以避諱，亦唐代通例。其漢宣帝條：“起自閭閻，知人疾苦，”卷子本人作民，然則作先生者爲世南原本，稱名者爲太宗以後改定本矣。馬總所引作先生，而隋文帝條有“留心政理”之語，蓋寫自高宗以後故也。然則是書固盛行於唐代，余前跋謂：“著述之業，或盛行於一時”者，此尤其明驗矣。十月二十日

昨日從伯希和先生借來哈佛燕京社編印之太平御覽引得，檢虞世南公子先生論，即在卷第二百二十九，持與唐文拾遺輯本相校，正在馬總所引卷內，因確知卽帝王略論也。而御覽引作公子先生論，殆當時別有此一名耶？抑爲纂修官以意改耶？唐文拾遺於此條

有校異二處，其異文適與御覽所引合，不知爲陸心源據御覽所校，抑馬總原書固如是？“是與太子宴者也”句，唐文拾遺缺宴字；梁武帝北魏道武帝兩條，陸氏書有校異，而原文則不見御覽，是尙有待於一檢通歷也。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七日

蔡懋堂先生譯“關於虞世南的「帝王略論」”，載國立編輯館館刊二卷二號（1973年12月）

隨刑以名然之理也所謂被

獲磔磔之兆殷感傳最之事是也其也而說於夢者

應映山寫日開星實如周之象以直之孫強是其夢也

大意人事相參而成將為亂治亂之跡賢愚二

星五帝德合天地明並日月竊換體宵微妙

凡庸所歆慕雖但略陳其事存而不論豈乎三代則

以世有治亂興亡之運可得而言其明者可為執

鑒或以某狂賢論之至於守文承平無咎無譽

所由者亦所不談也

黃帝

少昊

顓頊

帝喾

唐虞

虞舜

夏商

周

殷

周

武丁

紂

周文王

武王

成王

昭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昭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昭王

宣王

幽王

帝堯

帝舜

帝禹

帝湯

帝武丁

帝武王

帝成王

帝昭王

帝宣王

帝幽王

帝堯

帝舜

帝禹

帝湯

帝武丁

帝武王

帝成王

帝昭王

帝宣王

帝幽王

帝堯

帝舜

帝禹

帝湯

帝武丁

帝武王

帝成王

帝昭王

帝宣王

帝幽王

帝堯

帝舜

帝禹

帝湯

帝武丁

帝武王

帝成王

帝昭王

帝宣王

帝幽王

帝堯

帝舜

帝禹

帝湯

帝武丁

帝武王

帝成王

帝昭王

帝宣王

帝幽王

帝堯

帝舜

帝禹

帝湯

帝武丁

帝武王

帝成王

帝昭王

帝宣王

帝幽王

帝堯

帝舜

帝禹

帝湯

帝武丁

帝武王

帝成王

帝昭王

帝宣王

帝幽王

帝堯

帝舜

帝禹

帝湯

帝武丁

帝武王

帝成王

帝昭王

帝宣王

帝幽王

帝堯

帝舜

帝禹

帝湯

帝武丁

帝武王

帝成王

帝昭王

帝宣王

帝幽王

帝堯

帝舜

帝禹

帝湯

帝武丁

帝武王

帝成王

帝昭王

帝宣王

帝幽王

1

263

國始作傳管與封禪之說青陽立是為少昊

少昊名摯字青陽号金天氏有鳳鳥之瑞故以鳥名官
其方天下大治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姓姬子九黎之亂

民神不親方物有序

昭曰帝高辛氏名契姬姓平共工之亂制輶駟鐘磬壇幣服星
軌翼而備

昭曰帝堯陶唐氏名放勳黃帝之孫姓祁臨明文思允恭而

謙以尹喜為師許由為友堂高三尺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夏曰

葛衣冬日鹿裘有華主於階以月力日生一莢至晝日已落

焚若月小則一焚而不落名曰冀冀堯觀之以知日又生鵬於

其羽如蓬名曰蓬鵬暑夏之日廚內常燎於時景星見

其降醴泉出米華主鳳皇心主故神居云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陽之乎民無能名焉嶽之其有成功者也乃舉堯而禪天下

為期并百一十八載

禹曰帝舜有虞氏高陽之後姓姁瞽瞍之子父頑母嚚弟傲
少而聖孝克聞其聰明用之舜乃舉禹為司空以治水土素
為右履以播百業封為司徒以教萬民舉國為士師以理獄訟
為共工以典工巧益為朕虞以育草木伯夷為秩宗以典三禮是
為樂正以和神人百僚咸得其才堯乃禪天下太平乃作舜曰
首明我服朕良我康事康我父兄曰昔茲朕我服朕情我乃事
我子時日月光華無雲蔽敷離五岳之聲咏南風之詩曰南風之
吹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作蕭韶之
樂鳳皇來儀擊石撫石百獸率舞故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之
以佐神禹益百然前
禹曰柏高夏后氏姁姓也又命高陽之孫大禹治洪水九丘其功不成
堯放之於羽山舜乃舉禹治水不肯尺臂而垂寸陰解風沐雨利
往不顧厥脫不動其人可以觀其信可信聲為律身為度一沐三洗故
一食而三起陸行載車水行載舟行載舟行來臨龍山行乘龍治水十
五年三過其門聞妃泣聲而不入也於是鑿

龍門關伊闕導九河所存者七百國河出崑崙年百歲崩于陸

崩于太康立

公子曰夏禹之德何以不遠於堯舜先生曰昔者三五雖為而不
備而功潛運莫得為名而是以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
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我由此言
之生聖德無跡可尋故曰聖人無功聖人無名是以百姓曰
用而不知也三代德衰功用始顯開夫夏君之世數九土乘四載連
方國定九州縣木導川其勲重矣故左傳云徽尚之功吾其美子
帝聖之功莫此為盛

昭曰帝太康妙因獵回于有洛之表十旬不及厥弟五人御其母以
從五子咸恣為作歡曰肉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頤
牆有一於此未或弗亡於是君有窮之君曰羿回民弗忍羿之于河太康
為羿所驅失位而崩宜帝相之為羿所城羿又為其臣寒淫所城相
有遺腹子曰少康

公子曰天子有事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太康有五弟如此竭忠盡

智以輔其君上可以退竟齊之跡下可以安區事主而無益於危亡何也
先生曰何代無賢用而不用屈原非不智也見放於楚子骨非不忠也
信通車長數者乎人主若能觀五子之諫以爲鑒戒欲求危亡可
得乎哉規要切直於此矣

略曰少康帝相之子母有仍氏女相之遇害其妃也還育仍生少
康已長爲仍牧亡寒凌辱其賢使其子澆求之少康懼也奔有
虞焉之厄亡其後逐城倪統還以爲跡祀夏配天下夫高初夏道
統興^{前在城}其後十六世至帝禁

略曰帝禁名履癸帝殺之子也禁方有力能中鉤索鐵樊北日
未^已喜^已所言禁皆從之爲象辭玉林建室璽臺金柱三千由山
脯林有諫者以爲妖言罪之湯使人哭之乃曰湯於夏臺而後得
之開龍逢引黃圖以諫禁曰子又妖言矣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
不可亡乎日亡吾乃亡也於是焚黃圖然龍逢兩日關五星錯行
鬼呼於國柱矢流大神見立五十二年爲湯所^{在殷紂}在殷紂

殷略曰殷湯名履姓子商之後王發之子也。殷葛伯爲虐，苗民不祀，湯使問之，言曰無以供米，盛湯使眾爲之耕，童子餓食葛伯之食，其罪而然之，湯乃征葛伯，東征西夷，悉南征北狄，悉日莫不歸。予在宋，其燕出觀操，操者視其綱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從四方矣。者，有欲南者南，欲北者北，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耳。諸侯聞之，一時歸湯者卅六國。有曰：恨銜銅入於朝，及黃龍里王之朝，以伊尹爲相，伐桀，執之南巢之山，且後七年大旱，火上云當以人禱，湯乃剪髮斷爪，爲牲，杜禱於桑林之社，言未已而雨大至，步知千里，踐天子位十五年而崩。古聖太代。

孟子曰：成湯之德，制者爲首。先生曰：仁人也。孟子曰：何謂仁人？夫未曰若夫，則三苗之禍，則難免，其澤萬民，故爲犧牲則數有象，其意仁人之利，不害連子，是以易而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近者乎？此之謂也。孟子曰：殷湯以武平亂，切絕天下不稱其武，而歸其仁，何也？先生曰：仲丘云：麒麟不相其力，而稱其德，夫葛伯不祀，失天之主，夏桀狂暴，失道之君也。無利用，亂國用，虐害之害，又生民湯，執其桀，以安天下，是欲東拓西也。

韓非子之說

韓非子之說
而王者十六國四世受祖以垂威焉佐朕道侯與六世至盤庚如
殷曰高龍輔湯致殷道保興三世受武丁前見漢書
昭曰武丁小乙之子有雉升鼎升而唯武丁懼前見漢書道夢天賜
人使百工求之於傅巖之野乃得祝豷以為相殷道復興後七世
至帝紂

公子曰伊尹相成湯於前傳悅佐武丁於後二人功業舉者為使
更生曰文王卜而選太公武丁夢而求傅悅者非八世太賢德衆
服衆豈能感焉宜韓非曰草萊俱遺過與時故功業不同月日
命之書勸戒忘舊規夢弘達實王佐之奇才師遠之明德若使
身伊尹同時共仕湯世則必居佐相之任贊升而之業矣
昭曰帝則名韋大者受智足以拒諫辭足以識非手轉極數極
張易柱曳九牛以行致於但已造傾宮瑤室廣臺然以美玉大

里宮中凡市車行須駢行矣以一百廿日為一夜与常供費仲就
不離宮為酒池糟丘肉林男女裸而相逐其間絕驚人頭亭頭
地蓋而牛飲者三千餘人醉而溺死時与姐已映以為樂以人食
獸作熱升使之無痛牛又為銅柱以膏塗之如于然炭之上命人
持鳥屋而受死者曰炮格之刑又醢鬼焦脯刑使北平進鼓樂
其心又割婦人脰而觀其胎斬郭涉者脰而視其髓六月雨雪
又和冰又雨名雨日見鬼哭山鳴即位廿二年周武王代而滅之
公子曰視禁制二主亦同東五帝之性立有過人之才何為而
此先生曰人有嗜慾之性愚智所聞也耳悅饒餽之音曰醉靡
事之色曰甘滋腴之味序安逸樂之娛此物之常情也是故聖人制
和作樂以防之設師保以訓之使人以名教自節而遵仁義之道惟
上聖生知非因習保自中智以降皆為情之所引彼二人者非布衣
草創之君歟哉進時之室皆以承平結業漸清高貴肥外無師傳
之嚴內闕自然之質不知稼穡之艱難同識前代之成敗及身若而

面此氣方割而有區中制御万物威若雷霆勢逾風火怒則伏尸
百萬喜則賞賜千金加以通竹管轄其其脂和蜜羅綺其其情肥
駢戈藉杖其心而說治端從其欲假息於九重之內沈湎於酒色之
間當此之時自以為與天地而永久齊日月而為量豈能逢此千
以區區之志所能諫心者哉其開亮舜之主階第於禹湯之愛人
罪已救之然以百姓為心者則大而嘆之矣安得不紀亡者哉

周昭曰周文王名昌姓姬其先出自帝之嘗之生稷焉是為有稷
父曰王季王季出田卜得賢人遇呂望於渭濱因以為相紂用崇侯
之諂乃囚文王於羑里作周易彖象為四七年諸侯皆從之囚
紂懼而釋之出行有枯骨命史其之史曰此無主矣文王曰吾所
其主也泰今天下而有其二旗車殷之畔國以事紂五里乘乎素
雀獨書止於王屋有虞芮二國爭田入于周境見周人耕者諒
耕行者諒路於是懸旆而退遂為開田百姓聞之一時歸周州餘國
并九十七而子武王立